

坐拥书城

留住晋南的滋润

——读李立欣散文集《南风薰兮》

□张建新

认识李立欣，感觉他总是衣着得体、温文尔雅，看上去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说话带着点鼻音，语速不快不慢，听起来从容不迫。后来发现他特别能写散文，在“淇园小憩”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散文，动辄点击量就以万计，有一篇文章点击量达到七万。我看内容写的就是河东人过去的生活日常，但他就能写出那种味儿，有那种情感的调动，能撬动数万人的思绪。就这样以文为媒，我们成了文友。

李立欣有一次带着鼻音对我说：“建群，你写文章就像农村妇女摘棉花，又快又干净。”我也不知道他这种评价是批评还是表扬，也许二者兼有吧！新闻记者的职业使然，把事情用最精练的话表达清楚是写作的目标。天长日久，便有了不可逆转的新闻腔，干巴、利落、脆，文学的意味便弱化了。拿到立欣的书以后，我想，散文集，能多有意思呢？然而，趁着年节期间静静读了几篇，竟然放不下手了。好像第一次发现，散文原来可以这样吸引人，可以写得这样有趣味。我先把书放在茶几上，偶尔翻看。后来去卧室时，下意识地就把书带了过去，就着床头灯，我一次次读，一次次品，常常笑出声来。

也许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尤其是祖辈过去的生活都像电影一样生动丰富，惊心动魄。几十年前，城市还没有长起来，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辽阔的乡下。那里有走不完的、长长的、蜿蜒曲折的乡路，有矗立着辘轳的老井，有甩着尾巴慢慢踱步的耕牛，甚至鸡、狗、猫、猪都那么富有表情和故事，牵动着我们的目光。几年前，采访新散文代表



作家张锐锋老师时，听他说过一句话，“如果把一个人的人生比作一幅画，童年的境遇就是这幅画的底色”。也许，李立欣的童年很幸福，读他的文章，整体感觉是亮色的——阳光灿烂、春风和煦、多姿多彩、有滋有味。

在他的文章中，煎馍、水饺、烙饼、豆浆，甚至面汤都比普通的好，味儿长。味儿不仅在他嘴里长，在亲人那儿也非同一般的好。在他的文章中，山水皆有情调，滴檐的雨、树上的鸟儿都是景色。当然，最动心人的还是文章中的人。那些平凡的人，亲戚、老辈儿，那些改变命运的转折，不甘不屈的挣扎，不图回报的挚爱，不计得失的付出……人性的光，在他的笔下闪烁、流淌，像流光溢彩的图画，像扣人心弦的光影作品。

李立欣的文章最高超的地方在于，他能把平常的事情写得让人忍俊不禁，笑出声。比如，写老家养的那头猪，它爱运动，爱思考，爱踱方步，让人看着不由得就想笑。

晋南盆地，自古农耕文明发

达，又坐拥盐湖，有物资之富。这里是“尧舜禹”建都之地，最早叫中国。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晋南人热爱文化文明，在生活富裕之后，对雅趣、情致有感知与追求。据记载，很多年前，晋南学子在省城学成后，不少人愿意回到家乡工作，原因就是晋南的日子比较滋润。“三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娃娃热炕头。”男耕女织的生活已足够令人向往，耕读传家的古训又给了人们走向更高级的生活的可能。李立欣的散文写出了晋南的这种滋润，让人回味，让人向往。

他也写家族历史，但是喜悦多于悲情，色彩是温暖的，调子是欢快的。先祖去投亲或者是找活路，路上救了个人，竟然被岳父看中，招了亲，成了家，延续了一个家族的历史。这样的故事和历史，让人不由得对李家这位先祖起敬意。心想，他肯定帅、能干、机灵，运气还好。

回望历史，多的是跌宕起伏、乱离悲苦，李立欣笔下的历史横切面却是柳暗花明、绝路逢生、喜结良缘，这当然与他的生活环境有关系。作为家中长子，父亲疼母亲爱，是奶奶和姥姥的掌中宝，他从小感受到的人生是温暖的、甜蜜的，他是生活的宠儿，这种感觉应该温暖了他所有的人生，也照亮了他笔下的文字。

文章的情调、色彩、意味都有了，看着心里喜欢。这也许是文学作品传播的另一种境界，不像《活着》，不像《老井》，不像《红高粱》，那些血腥、悲苦喂饱了人的情绪。李立欣另辟路径，有了这样的呈现，留住了晋南生活的滋润，是河东文学的亮色，也给了我们喜爱文字的人一种启迪和指引。

视野

眼前无异路

□黄德海

1936年，金克木和一位女性朋友到南京莫愁湖游玩。因女孩淘气，他们被困在一条单桨的小船上。两个人谁也不会划船，船被拨得团团转。女孩嘴角带着笑意，一副狡黠神气的样子，仿佛在说：“看你怎么办？”年轻气盛的金克木便专心研究起划船。经过短时间摸索，他发现，因为小船没有舵，桨是兼舵用的，“桨拨水的方向和用力的大小指挥着船尾和船头。看似划水，实是拨船”。在女孩的注视下，金克木应对了人生中一次小小的考验。

1939年，金克木在湖南大学教法文，暑假去昆明拜访罗常培先生。罗常培介绍他去见当时居于昆明乡间，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。见面后，“霸道”的傅所长送他一本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版《高卢战记》，劝他学习拉丁文。金克木匆匆学了书后所附的拉丁语法概要，就从头读起来。“一读就放不下了。一句一句啃下去，兴趣越来越大。真是奇妙的语言，奇特的书。”就这样，金克木学会了拉丁文。

20世纪40年代，金克木在印度结识汉学博士戈克雷。其时，戈克雷正在校勘梵文本《集论》，就邀请金克木跟他合作。因为原写本残卷的照片字太小而且不是十分清楚，他们就尝试从汉译本和藏译本将其先还原成梵文。结果，让他们吃惊的“不是汉译和藏译的逐字‘死译’的僵化，而是‘死译’中还有各种语言本身的习惯和特点。三种语言一对照，这部词典式的书中拗口的句子竟然也明白如活了，不过需要熟悉他们各自的术语和说法的‘密码’罢了”。找到了这把钥匙，两人的校勘工作越来越顺利。

上面三个故事，看起来没有多大的相关性，但如果不拘泥于表面的联系，而把探询的目光深入金克木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，这些不相关的文字或许就会变得异常亲密。简单地说，这是一种“眼前无异路”式的方法，即集全部心力于一处，心无旁骛地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。

（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《书读完了》）

意图



经典语录

▲我们必须像一座山，既满生着芳草香花，又有极坚硬的石头。——老舍

▲所谓得体，就是有些话不必说尽，有些事不必做尽。——张小娴

▲自制其实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做起的，从这些小事中坚持下来，形成习惯，你会拥有无尽的宝藏。——刘墉

▲那时，我们还太年轻，还不知道内心的记忆会把不好的东西抹掉，而把好的东西更加美化，正是因为这种功能，我们才对过去记忆犹新。——马尔克斯

书斋

求学之道

□黄霭

名师与高徒

万世师表是孔夫子。他的徒弟，有几位真能青出于蓝？颜回、公冶长、子路，还是子贡？

“名师出高徒。”这话说来好听，可是不太能反映事实。贝多芬的师父是谁？什么人教毕加索绘画？张大千的师父又是哪位高人？所以，“名师出高徒”这话，马屁成分居多。不过，此话一出，往往两代皆悦。短短的五个字一说出口，鲜见师徒二人不笑逐颜开的。

但师与徒的关系，对各自的成就，实在不见得有什么直接的影响。张大千的徒弟，有谁因得大师心传，而成就高出师父？

学艺，靠自己。好老师，能令自己开窍。但真有潜质的，窍自己会开，与有没有好老师，关系不大。

向大师学习

年轻人问如何恶补一己不足。“向大师学习。”我说。大师功夫好，向他们偷师，准没错。写诗学李白、杜甫，写剧本学莎士比亚，绝对不会走弯路，能省好多时间。

能近其人，自然最妙。不可近，就看作品。拿他们最精彩的地方来仔细分析、研究，一招一招地偷师。

二流东西，不碰，太浪费时间。在沙砾中淘金，是无可奈何的事。不如捧块大金砖，天天对之凝眸，省事省时得多。

看尽旷世大师震古烁今的杰作，再及其他不迟。而且，很可能看完沧海，对小溪流就不太感兴趣了。

在时间多的情况下才可以披沙拣金。年轻人虽然有的是时间，但与其花时间在平庸之作上，倒不如眼界放高些，只看空前绝后的东西，不向垃圾堆注目。

什么书都看

国学泰斗饶宗颐教授说：“我做学问，是什么书都看。”

治学，很多时候要靠触类旁通。这样，才容易创造出新观点。什么书都看，正是增加触类旁通的机会。很多知识，从表面看一点联系都没有，全不相干。可很多时候，把毫不相干的知识放在一起，就会有所发现。所以，我很赞成年轻人什么书都看。抱着这“都看”的态度，除了可以开阔眼界之外，另有好处是，不容易闷。今天看这类，明天看那类，恣意自在。

求知，有时过程十分枯燥。专攻一种，非要毅力过人不可。我们这种缺少恒心与毅力的人，只好另找方法，与什么都接触。这样，虽然不专，却增加了“旁通”的效果，有时，反而会超越前人，不比专家逊色。（摘自华人文化出版社《开心快活人：黄霭散文随笔精选》）